

刘海栖《万物生长》：

“缝合”时间，打捞“边角料”，编织“后”叙事

□王侃

刘海栖在新作《万物生长》的后记里说：当他在编这本小说集时，脑子里总盘旋着一段旋律，便据此将这本小说集命名为《万物生长》。我马上就能想到“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万物生长”这个书名一定是从这首歌里来的。所以，这部小说首先是有时代烙印的。虽然它是在当下写成的，但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种历史积淀。

在书的后记里，刘海栖着重提到萨洛扬的《我叫阿拉木》。我也很认真地把这本小说集里的六个故事全看完了，选择的是吕叔湘的译本。其中《演说家》一篇是让我印象至为深刻的。

我想把刘海栖的《桃酥》理解成《演说家》的一个变体，只不过，《演说家》中地缘的或民族国家的文化冲突，在《桃酥》里则被置换为代际冲突。我们可以用“桃酥”去置换“演说”，四世同堂的一家人对待桃酥的不同态度，令人触动了祥和之下的暗流涌动，一团和气中的代际裂隙。“桃酥”背后牵扯的历史故事与代际矛盾，既有宏阔的历史跨度，又有在代际差异中呈现的丰富的文化、社会和心理的信息。特别要注意的是刘立宪这个人物，一个介于父亲、儿子和孙子之间的“中间人物”。刘立宪作为不同时代的跨越者和参与者，以自己独有的历史感，默默地对不代际间的裂隙进行“缝合”。

我想，我们不妨把《桃酥》视为整部小说集在修辞上的一个投射。因为，整部《万物生长》“缝合”了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儿童生活与当下儿童的阅读期待。我很喜欢这篇小说中描绘的一个场景：几个孩子蹲在下风口，闻着从上飘来的氨水味。物资匮乏年代的孩子通过在下风口闻氨水味，实现了对桃酥的虚拟占有。这个情景是很打动人的。

《万物生长》中的很多作品几乎都是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儿童生活、儿童情感和儿童心理的精心编织。这似乎并不是一个难以发现的事实，但实际上，很多人在讨论刘海栖这些小说时，通常都有意漠视甚至忽略了他童年所处的时代。而我觉得，刘海栖最为独特的一点，恰恰是把自己的内心——那个被他的童年时代织就的内核——编织到故事当中来。它们鲜明地区别于当下更年轻一代的儿童文学作家的美学面貌和精神内里，使得他的创作别具价值。

我年少时也读过很多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儿童文学作品，比如《鸡毛信》



《万物生长》插图

《万物生长》插图

《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草原小妹妹》，还有一些儿童勇斗敌特的故事，在地主家挖出变天账的故事，等等。这些儿童文学作品都有显在的以政治为生活核心的时代特点。我记得加拿大学者弗莱曾言，文学对生活的模仿有五种模式，我把它简化一下，取其两种：一是高模仿，一是低模仿。所谓高模仿，就是叙事中模仿神和英雄。所谓低模仿，就是对庸常的世俗生活当中的平凡人物的模仿性叙事。如果把刘海栖的作品穿越到六七十年代出版，那么它就属于那个时代的低模仿作品。他写了那个时代的儿童及其生活的另外一个背面。这种低模仿，也使刘海栖的小说语言呈现出强烈的口语化特征。不过，刘海栖的这些作品全都是现在写的，不是在那个年代写的，所以它带有“后”的性质，是两个甚至多个代际之间的“缝合”者，这“缝合”本身便具有后现代意义上的“拼贴”意义。

刘海栖意识到当年的叙事模式在今天已不具备充分的恰当性，所以他要吧原有的封闭结构打开，比如《少年队员扫墓去》这一篇。迄今为止，去烈士陵园扫墓仍然是当下少年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政治仪式。刘海栖一开始写得很庄严，后续部分却写主要人物因为贪吃而拉肚子。我们并不能把后面的部分简单地理解为

是对庄严仪式的讽刺和瓦解，这部分表达的戏谑和幽默反而是现在的儿童阅读所乐见的。刘海栖缝合了两代人的文化，作为严肃而庄重的政治仪式的那部分，象征的是前一代人的文化，后面带有戏谑的部分，显然是当下儿童文学的叙事风格。作家用艺术的、修辞性的方法把这两个部分“缝合”起来，恰恰是“后”叙事的重要特征。纵观刘海栖的所有创作，我们能发现，他其实做过很多近似“后”叙述的处理。

这种“缝合”很有意思。它使《万物生长》这部短篇小说集既属于刘海栖童年所处的年代，又跳出那个年代，既是“是”又“不是”，既“不是”又是“是”。我认为，刘海栖的小说最重要也最有价值的部分恰恰就在这里。比如《打苍蝇》这一篇。打苍蝇其实是一个指涉“荒诞”的故事；明明打不到苍蝇，也要去打；明明很干净的家，非要开窗把苍蝇勾引进来，然后再打。这篇小说本身可以形成一种对历史时期的某种荒诞性的批判，这种批评是严肃的，也是尖锐的。但到故事的最后，我们却发现刘海栖并没有将这种批判性贯穿始终，而是把这种批判的严肃性和尖锐性扭转为关于诚实人格的表扬，从而进行了某种修辞性的叙事转义。这是对批判的一次降温，是对成人主题的暗中“减压”，也是对儿童性的抵达和还原。

《塑料凉鞋的亲戚》这一篇语义丰赡。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塑料凉鞋怎么变成了街坊邻居的人格集合体？今天来读这篇小说，似乎也可以上升为一个关于全球化世界的、深邃的寓言。它具有丰富的阐释空间。其溢出时代限制的部分，可以被放大，由读者做出多维解读。这就是我反复强调的刘海栖小说的时代性，也是很多人在讨论他的小说时忽略的部分。《万物生长》既是一组非常好的中国儿童故事，也是世界儿童文学需要的中国故事。我认为，评论界可以放开眼界，在更宏阔的世界儿童文学格局里探讨刘海栖的作品。

最后，我还想特别谈谈，刘海栖为什么会执着于儿童文学创作。他写的很多内容其实是成人文学的“边角料”，这并不是指素材的低微或廉价，而是指在成人文学里不适合表达的内容。更合理的说法可能是，假如用儿童文学的眼光去打量成人文学里属于“边角料”的部分，可能才会看到这些材料的宝贵之处。所以，刘海栖一直试图以儿童文学的眼光审视和打量那些“边角料”内容，通过艺术语言和技巧的编织，把这些经验和素材上升到和成人文学一样的价值高度，让它们在儿童文学的范畴和视野里大放异彩。

（作者系浙江省作协副主席）

■新书快递



《爸爸的渡船》曾维惠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25年11月出版

本书是以2024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2024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坚守重庆市忠县长江段上“最后的水上交”的摆渡人秦大益和曹利芳的感人事迹为蓝本创作的长篇儿童小说。作品讲述了小女孩江七叶眼中的父亲“大远船长”和合作伙伴“阿月船姐”的故事，串联起库区百姓守望相助、追求更好生活的不懈努力，展现出长江江人的善良、温暖与坚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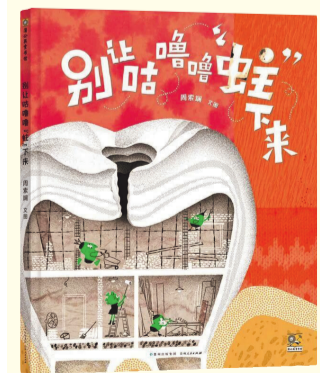
《童年的文化视域》孙建江著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5年12月出版

该书以童年文化研究为经，围绕童年文化的内在肌理展开，从儿童文学创作与阅读等维度，探究童年文化的底层逻辑，揭示童年是如何被儿童文学作家书写和表达的。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切实诚恳的儿童文学批评方法，对于儿童文学的创作与出版具有重要意义。



“奇奇怪怪的小镇”系列（全4册）张振华著 姜兆艳绘 接力出版社 2025年12月出版

“奇奇怪怪的小镇”系列童话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讲述了四个神奇小镇上发生的不可思议的故事。“长啊长的小镇”上，事物总在悄悄生长；“扭扭镇”几乎每天都在刮风，吹得所有东西都歪歪扭扭；“有啊有小镇”什么都没有；“躲猫猫小镇”里住着许多害羞的居民……作者以清浅的语言，从儿童的感知出发，构建出一个又一个灵动的幻想世界，引领小读者进入无限的想象空间，体认生命的意义。



《别让咕咕蛙下来》周素澜文/图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5年10月出版

这是一本别出心裁的牙齿健康保护图画书，适合3-6岁幼儿阅读。本书采用双视角的叙事方式，讲述了“人类主角”小男孩阿强和“牙齿居民”牙细菌咕咕蛙的故事，一方面呈现了小男孩蛀牙疼痛难忍，另一方面穿插了牙细菌把小男孩的牙齿蛀成三居室的可笑场景，让孩子在幽默的故事中轻轻松松地理解蛀牙的原因，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化解孩子对看牙的恐惧。

■短评

文学的叙事疆域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迭代更新而持续拓展。近年来，量子科学理论持续突破，我国的量子科技领域更是接连涌现出一批标志性的创新成果。儿童文学作家许诺晨敏锐捕捉到这一时代契机，巧妙地将量子科技融入儿童文学，创作出了触动人心的少年科幻冒险小说《量子女孩》。

《量子女孩》讲述了3025年，在人类文明跨入星际纪元之际，隶属于中国政府宇宙商务部的盘古号空间站，成了太阳系中最繁华的自由贸易区。同时，这里也是多种文明科技交汇的枢纽。12岁的蓝星班学员徐海颜，从小就梦想着成为像父亲徐澜那样的飞行员，却因父亲在抵御贪婪入侵的战役中失踪的事情，与顶尖量子科学家母亲林珊观点不一致，关系日渐疏远。一场激烈的争吵过后，林珊离奇失踪，只留下被入侵的量子计算机和重重谜团。为了找到失踪的母亲，徐海颜在好友王子和龙族少年海草的陪伴下，开启了一段险象环生的星际旅程。

在这个旅程中，作家通过主人公徐海颜的视角，将人类文明与外星种族文明之间的沟通、碰撞、冲突与平衡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又巧妙地将量子科技等前沿科学技术，与“龙族”“盘古玉”“女娲石”等东方神话元素交织融合，形成了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科幻表达。更难能可贵的是，小说中细腻描摹的母女亲情、少年热血的友谊以及成长路上的真切领悟和对科学伦理的思考，为作品赋予了丰盈的文学质感与温暖的人性底色。

从科学对文学的支撑来看，量子科技不仅是小说的背景设定，更是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关系的核心动力。小说中，林珊的量子实验直指“时空穿越”这个科幻母题，她研发的立方体机器能够打开时空裂隙，串联起不同宇宙时空的场景。比如桑吉果树、绿色邮筒、熟睡的女孩等碎片化意象，不仅将“平行宇宙”的科学猜想变得可知可知，而且为林珊失踪、木册身份揭晓等悬念埋下伏笔。小说中多次提到的“量子纠缠”

当儿童文学遇见量子科技

——评许诺晨《量子女孩》

□海飞



《量子女孩》，许诺晨著，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2025年12月

理论，不单是物理学意义上粒子间的超距关联，而是成为亲人、朋友间情感羁绊的隐喻；徐海颜坚信母亲“暂时没有危险”的直觉，木册与徐海颜之间无需言说的默契，海草对同类气息的敏锐感知，让抽象的“量子纠缠”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体验。这种创作手法，让科学逻辑融入叙事逻辑中，使情节推进既符合科学猜想的合理性，又充满了文学叙事的戏剧性。

文学对科学的反哺，则体现在对科学伦理与人文价值的追问。小说没有一味渲染量子科技的神奇，而是通过人物的选择与困境，探讨了科技发展的终极意义。林珊的研究初衷是找回失踪的丈夫、阻止战争悲剧，却因量子实验技术的巨大能量引来贪婪、狂虎等邪恶势力的觊觎。这不禁让读者深度思考科技到底是守护文明的铠甲，还是毁灭世界的利器。徐海颜的成长轨迹给予我们最动人的答案——她最初执着于成为飞行员，想用武力守护家园，最终却选择加入量子研究中心，用科学寻找亲人、守护和平，进而揭示出小说的核心命题：真正的

强大并非武力的碾压，而是对科技力量的理性掌控与人文坚守。

对少年读者来说，《量子女孩》不仅是一部情节跌宕起伏、角色鲜活立体，读来酣畅淋漓的冒险小说，也能带领他们在潜移默化间感知亲情、友情，启发他们思考科技的本质与价值。小说中巧妙穿插的“人工重力场”“挠场”等科学概念，让科幻故事不再是天马行空的空想，更是对现实科技脉络的生动延伸，这也能在阅读中激发孩子们探究科学的兴趣。

在展望新时代儿童文学发展前景时，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出，中国的儿童文学要有大国情怀，要有国际视野，要有向往星辰大海的雄心壮志。在儿童文学创作与前沿科技交融的当下，《量子女孩》无疑交出了一份极具意义的答卷。这部作品不仅为少年儿童打开了通往量子世界的趣味窗口，更在他们心中埋下了崇尚科学、热爱祖国、坚守人文的种子——而这正是科技时代儿童文学最珍贵的价值与力量。

（作者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原副主席、资深少儿出版人）

兼具温柔与硬核

——谈贾煜的儿童文学创作

□艾翔

贾煜在家乡四川深耕地质行业十余年，足迹遍布大江大河山山水水，初中时期就埋下热爱科幻的种子，她的创作涵盖了地质题材、科幻文学、儿童文学，体现了她对职业热爱、对家人的关爱以及对自己兴趣的坚持。她创作的过程，是不断丰富自己、充实自己的过程。

贾煜对自己写的每一行字都相当慎重。虽然同时进行着多样化的写作，但几副笔墨之间有明显的区隔。《龙门阵》和《喀斯特标本》是作品集《星核密语》首尾两端，也是她的科幻作品中最纯粹和温润的两篇。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塑造了善良纯真的少年形象，处于成人科幻与儿童科幻的交界地带。《深渊尽头》《寻找费洛蒙》《消失的真相》等在探索宇宙的同时，也探索深不见底的人性。贾煜曾说，她从事儿童文学的开端是自己的孩子讲故事，也就是说，她最初的预设受众是自己的孩子，而不是一般的阅读者。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她的作品里没有自以为是的、披着儿童外衣的成年人居高临下的教育口吻，而是站在儿童的立场，透过儿童的心理，运用儿童的语气讲述故事。她较少刻意制造成人与儿童的矛盾。《一个蝴蝶的自述》中造成麻烦的根源是科技本身与科技伦理，《带着记忆出发》中隐瞒真相的父亲是一位保护者，《金蝉脱壳》中的仲小冬也不是真正的反派，只是面对外星人入侵时短暂地受到了迷惑。贾煜用寓言的方式追问“如果父母不在”的少年成长话题，希望小读者们能够在保持良好品质的前提下独立、成熟，更早适应复杂的现实世界。

《改造天才》可视为贾煜在儿童文学方面的代表作，它与《超脑时代》的关联更能体现出作者的创作意识。《超脑时代》为理清故事线索，用了很多类似科普写作的概括式、说明式语言，《改造天才》将这些凝练的语言铺展开来，徐徐推进故事情节，突出主角袁仁希的果敢、智慧，其他次要人物的塑造也更丰富和饱满。小说探讨的话题是社会热点话题。一方面，她不希望孩子们因为内卷而陷入焦虑，或是像代一龙那样因嫉妒生恨，破坏友情，另一方面又希望每个孩子都能有美好的未来，都能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力。她既对科技创造的未来怀抱美好的憧憬，同时饱含人文关怀，对科技主义和人性恶的勾结保持警惕。在这个过程中，贾煜充分施展了将硬科幻与软科幻相结合的能力，将机械、电力、生物等知识自然而然地融入小说情节。此外，她也在写作科普文章，试图更全面地阐释关于科学与人文的理解。

既有儿童世界的温柔呵护，也有成人世界的硬核技术，这便是贾煜创作的特质。

（作者系天津社科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